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黃厚**羅文從子之說。小可伯而大可王。從吾之說。則不免於窮而死。吾豈一節之士。齷齪自好者耶。顧吾念之。懷當世之具者。無求於人者也。有濟物之思者。無利於己者也。此其道皆不宜枉。評聖賢不是愚人。正在此間分脊骨耳。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節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昔者趙簡子節

須知此節引來。只爲範我馳驅。不貫與小人乘兩句。他處皆略。

王良之與嬖奚。所爭無幾。不要太高看。

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况不爲王良者乎。

良工賤工。頃刻變遷。不足爲範。此是王良身分也。孟子引來。只爲節末數語。至於請復彊可。思一見其長。以塞詬我之口。是非君子所爲。不可便贊盡王良。此孟子身分也。

**朱輔文**天下士乘其急投之頃。當事者援引一錯。誤入旁門。後日。勉負蓋愆。亦已晚矣。**文**門戶聲氣。慣以此術籠絡天下士。士之

爲所誤者不少矣。**文**一命而戒裝候輦。此時良之聲價進退。蚤爲奚操。後縱欲自正。所枉寔多。是以君子惜良之不蚤自愛也。

**評**古今犯此者不少。戒之哉。非戲言也。

**宋文**賢豪長者。廁身販備屠釣。而不以爲屈者。正以屈身輕於

沒名。恥狗小節。而功業不見於天下也。**評**戰國時議論果如是。

是以孟子爭之。其實此一宗於今爲烈也。**文**奚亦安能用我也。

銜簡子命而來。猶然爲簡子使也。未嘗爲奚使也。卽簡子亦安

能使我也。假才人之聲價。以增光倖士。是簡子爲嬖奚使也。良

未嘗爲奚使也。借乘以善藏其用。卽匪人可比也。**評**老莊秘訣。

晉人用之。而禮義乃亡。**文**天下盡役也。舉世皆執鞭類也。而何

必介然不屑以明高乎。**評**此轉刻毒。後世貴人心術。總不出長

班掌鞭腹中耳。**文**良蓋就奚以陰玩奚。而奚未之知也。且就簡

子以陰玩簡子。而簡子併未之知也。**評**好聽耳。君子曰。究竟良

自玩弄而不之知也。**文**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爲良。始

終善愚人。非自愚者也。評此法巧者以爲便宜。而其實拙極。○忽又爲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失爲東方朔。真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於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詭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埽除也。

御者且差與射者比節

**蔡新采文**以爲世不可一日無君子。故屈膝侯王之廷。徐以大其功用。以爲君子不可一日無世。故伏處蘅茅之下。不妨小有變通。評三代以下人物。不離此意。孔孟程朱與世儒爭毫釐之差。正在此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節

此節只對定行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卽對大丈夫言也。

依唯順也。節烈亦順也。只成得妾婦之道。夫子自凶也。妾婦而順道也。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

居天下之廣居節

孫奏文論人必以天下爲重也。節重在廣居正位大道六字。虛張天下，壓行儀不倒也。只緣天下二字看在外而耳。

歸有光文以心而視心，則微末而有限，以心而宅仁，則博大而無方。評廣居之理乃精，此是儒釋分界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首節

**王庭文**仕君子所有事也。及乎後世以富貴利達加之。非其質矣。**評**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爲仕。每從題前剔清。便有見識。然不由其道意。却又在下。孔子公明儀欲仕之急。註解未得。

曰士之失位也節

犧牲不成云云。只要點醒則亦二字。見得諸侯固宜耳。而惟士亦然。則士之失位也重矣。此是孟子借襯法。

曰士之仕也節

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疆之時。正賴此爲先資。豈爲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曰子不通功易事節

於此有人焉五句。只恢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

先王之道卽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曰有人於此節

食志。是彭更之遁辭。非食志。是彭更之敗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曰湯居亳節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



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艾于子文至。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害道不小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節

**陳際泰文** 桀不登大亂之數。所以殺湯功也。兵未至而怨之。何如兵已至而迎之。故吾釋湯而論武王之事。何取悖謾之論。蓋子兩兩引來。並無軒輊意。救民取殘。湯亦猶是也。

**金聲文** 末世用兵無術。故或用撻伐以張天威。或用撫綏以消逆萌。二者相持而不相通也。豈知王者之征。綏不兩時。直行其一。致之用於天高地厚之中。征以為綏。他人尚須一轉解說。此看得即征是綏。更道得聖人心事光明。體用合一。可知後世經

濟事功。總只在功利上商量。與王政絕不相干。

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厥玄黃句。不是從新形容。言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惡伐。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章。

**黃淳耀文**古之賢君。當其爲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聞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違。無難救也。今之人主。論教既失於先時。聲色又親於臨政。此其視仁義禮樂。若天性本無之物。而重有所苦者。夫奪其所樂。進以所苦。而復取必於立談之間。雖伊周之佐。不能。三代後人主。難與大有爲病根。只此數語。

首節

莊歎之間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區也。

子謂薛居州節

王誰與爲不善不善正對當時功利邪說言。

戴盈之曰什一章

首節

戴盈之曰四字原只作一番好聽說話耳。

不已是本心來年是名義。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唐順之文**損日攘而爲月攘則鄰人孳生之計其畜之也無窮而

在侵漁之圖其取之也有限通通身坐在貨財裏面打算分明

是貪殘作用却偏要妝扮多少善政條議名色曰我愛民千古

小人經濟派頭如棍

月是甚言其時之久。一是甚言其取之少。如衡之有低昂。如車之有軒輕。然任其低昂。軒輕。而其間有半不可動者。一擡字也。

如知其非義節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

誠思速已。則必速言於王。以定國家之經制。修井田。平市價。使大命足以相續。則橫斂雖去。而國儲富於今時矣。富於今時。則橫斂之去者。竟去矣。此亦是添出議論。然本領甚大。真儒者經世之道。去者竟去。一語可悲。三代後講卹民之政。雖善不可久。以其本領不是。不能復古法也。○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爲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

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此半間不界。依違贈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如文中云云。此隨已而具。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卽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文於經濟本領極宏遠而根源一針。尚有未淨盡處。此正永嘉之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天下之生久矣。節。

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

治亂自以爲橫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當堯之時節

此一亂與後來人非感召之亂不同。

後世之亂由人而其君自以爲天。上世之亂由天而其君自以爲人。此其所以聖也。

山川崩澗。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定法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繇在帝王。子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卽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義也。西人論戊寅災。感守心謂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

不以桀紂而廻。以故七政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喜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

使禹治之節

水由地中行二句。題而是從。既治水後。見山高而水清。題意要從未治水前。想手胼與足胝。纔與孟子好辨不得已之意。互相發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妄語阿好也。

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人作一滾說。便似江淮河漢由地中行矣。

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於山而歸於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水由地中行。聖賢經濟只平平地。與愚夫言亦合了了。宜洪範九

疇之說不見信于歐陽子也。

歐陽公不信洪範五行只坐看道理粗淺耳。

堯舜既沒二節

**東際泰文**夏后之季不登大亂之數殺桀惡也其殺桀惡所以甚商紂之殘而大成周之伐也。論如此則古今善惡但憑後人私心抑揚矣抑且疑紂之惡未必甚矣雖舊人之論不可訓也。文遲奄廉五十國於紂之後而需之以時所以明當時難易之勢。論不是難易義當然耳。國當時無周公武王不王矣。論即無周公當文武之德亦不得小王。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木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于



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  
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  
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  
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而爲欲夸張武周故  
且置湯尹也看篇終敘羣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  
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  
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孔子懼作春秋節

無毀譽之直道卽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充類至  
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豎儒驚倒天  
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爲僭竊之事直是痴人

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非指其位。指其道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天子之事四字。只一公耳。凡人皆可取。特無孔子之聖耳。

從春秋硬裝凡例。配貼王者別賞。皆落後儒之弊。但明時無天子。有天子而無天子之事。孔子不得已。撥亂而返之流。功在此書。看老泉春秋論。純是私意耳。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衡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卽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

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檇杙何異。又何以見孔子之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卽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旣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彊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尠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况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

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

聖王不作節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倣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卽于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黃淳耀文**今之處士未有能束脩砥礪者也辨有口者倡之於前  
愚無知者和之於後云云**評**今之奮然爭翼邪說者皆坐愚無  
知耳**文**士習之與民風共清濁者也憑軾結鞞之流既日騰其  
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雜言麗退而趨禽獸之路**評**此佛  
教從而入中國也**文**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馭  
之使無隕越而已**評**周法豈不善只無王者作而行之耳法固  
不足恃也

**董應龍文**爲之和會者曰楊墨之言卽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  
云云**評**此卽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文**  
楊之言刻而隘墨又變之以夸誕共利則中於人心者尤深故  
楊子之書不傳而墨子獨傳**評**至理故今日佛勝于老○昔之  
異端易辨顯在門外也今則隱然伏門內寇深矣故辨之極難

**黃淳耀文**自古夷狄之亂中夏與異端之亂正學皆乘虛而入者也。評原是一路香火。故佛教盛而中國衰。又今天下從乎申子韓非之言者若而人。從乎孫武吳起之言者若而人。從乎蘇代陳軫張儀犀首之言者若而人。吾皆置不論。而申申于楊墨。何也。諸子之學主乎功名。從之者多傾危刻薄之人。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故言未出口而是非已明。楊墨之言託乎道德。從之者多倜儻好奇之士。欺人主不足而欺天下有餘。故身雖厄窮而徒黨愈盛。然則亂今日之天下者不在他氏而在楊墨明矣。

**評**此一段議論精確明快。不僅作制藝看。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商鞅王安石所以易敗。從之者多倜儻云云。只看白沙陽明位下儘多奇才異質。可惜壞却許多人林。又助此攻彼。所攻者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家終自若。就其更仆迭起。反

若陰相羽翼于天地之間。如金谿姚江亦詆禪。却正是助禪。**文**吾推其弊。一則至于無君。一則至于無父。當下便是不待推。不論其至。**文**夫無君無父。豈楊墨之初指哉。**文**初指便無君父。但詞飾耳。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卽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卽是無父。正謂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眞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胥天下。販其教。豈復有君父哉。**文**昔者趙盾未嘗弑其君也。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其父也。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夫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文**引例不當。



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又嘗讀列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寔與老氏相根柢。老氏盛行秦漢間。雖君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韓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辭而闢之。幾何而不以二子爲大聖人哉。孟子闢後。今尚惑亂不已。近自頗攻及孟矣。至於楊墨旣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矣。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不惟存而已。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理明文暢。真可不朽。

但所云欺人主不足，亦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此後人主但有信釋道，無信儒者矣。

吾爲此懼節

**陳際泰**文：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如此入手，是辨兩家道術勝負而設，不是吾爲此懼落脉。况聖道不是與異端論有窮無窮，有間無間者，且如此說，亦不勞孟子闢得矣。看率獸食人，落吾爲此懼，何等亂害，却只如此寬閒爭較。吾懼夫先聖之義，先聖之仁，浸毀於楊墨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無父也。從而閉之，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閉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併不得。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重發，見天下

大亂大治。關係重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便不成說話矣。又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宏大精密者。雖中智未能相承。而專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則其禍深創巨者。卽庸衆皆知所避。此先聖之道。卽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卽其宏大精密者。不得說做兩極。看聖人有藏頭露尾之智術也。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此節是總上起下過遞語。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此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專爲我亦欲節。

**陳子龍文**亂賊之人。其心甚怯。衆人譽之。則加勇焉。一人斥之。則或懼焉。故譽亂賊者。言雖甚微。其罪可誅。斥亂賊者。事雖無益。其功可旌。文舉雖死。而操不身篡。子雲一頌。而莽益自信。彼文舉猶若是也。而况於孔子耶。**國**千古至論。儒者布衣。而足以持三綱九法之大。賴有此義耳。春秋綱目。何益於當時。而萬世亂賊懼矣。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疑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詆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詆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開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弑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弑多。周天子未嘗遭變故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我亦欲三字。直貫下三句。正人心。三句中又特重。

亦字前有羣聖人在。亦欲二字。極自任。極急切。俗腕用柔腔。袅娜。故作謙虛。既失好辨。拍歸亦非巖巖氣象。此最是今人心術間病。不可不講明也。

不好辨而辨爲不得已，不得已爲闢邪。闢邪爲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爲三聖之統在是，步步趕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真精神，不得已三字，原從好辨中逼拶出來。

**陳子龍文**：夫與人言者，就其說而窮之，不足以服人。**認**孟子正人心，亦只就楊墨之說窮之耳。**文**惟破其所恃，而使之索然無以自立於天下。**認**楊墨至今種類未嘗立於天下，只是賴孟子一辨，人心畢竟正也。**文**人心之邪，也有漸，楊墨乘運而起，日消其善，以入於不正之域，而人始爲其所用也。**認**如新會姚江，亦運氣所關，也不是要用他，只是人心都禽獸耳。**文**大道日非，化爲殘賊，驟以其說加人，不能奪其所好而從於我，明以其教相告，不能捐其所習而游於度云云。**認**孟子正以說加人，教相告爲正人心法也。對針楊墨之充塞仁義，根承閑先聖之道，距楊

孟子言論卷二十九  
墨方是正人心本義。此都落寬泛去。孟子之好辨。卽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不得已。直從我字貫來。

**歸有光**文天之愛人也至矣。云云。**評**從天字看出不得已。是聖賢命根。

能言距楊墨者節

**黃淳耀**文任天下之大事者。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謀不決。羣天下之後學。以與楊墨角。勢必不勝。**評**只是無此事耳。果羣天下之

後學攻楊墨則已大治。豈特勝哉。此與軍國事權不同。多人愈好。只是不能得耳。總不是此一家說話。此是作用權術事矣。又  
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是卽爲楊墨之徒也者。不距楊墨之徒  
也者。是卽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語逼拶得盡。可知此間無參  
和中立處。凡爲參和中立。卽邪說之尤巧者。又雖家蔑典法。人  
扇說訛。而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前。又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後。天  
命豈遂殆哉。吾道豈遂困哉。語吾輩於此緊著力。正好獨立而  
不懼。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  
其教興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矜張意氣  
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韓文公亂之之端。至橫議而極。蓋其人始亦若有意乎天下之人



心而爲之說。而其禍遂中於天下之人心而不可知。[註]象山新建之學。淪入人骨髓。遂令今日講學人皆其蝗蝻也。可歎可歎。**[文]**唐虞以前。世尚無文章之患。乃禹功既遠。而邪說一作周道。既湮而邪說又一作。久矣。夫邪說之爲禍漸也。**[註]**須知後之一作。其說更精於前之一作。今日又可觀矣。**[文]**商周之際。世已多著述之才。然猶不名一家。而楊墨乃顯出其書。不爭角立。而楊墨乃各持其勝。甚矣夫邪說之爲禍熾也。**[註]**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蛇於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

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襴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與師友寒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該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於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他日歸。要看得極平常。不要看得太深刻。蓋歸固仲子之至情。特

以仲子充之當不如是耳。

與之是母食之是仲。

是覲覲句之根在顰蹙句。惡用覲覲是窮酸傲氣語說時。仲子睥睨其兄慙恨是覲覲之肉是富貴報復語說時。其兄嬉笑。仲子憤激。

以母則不食節

充不去。正在則食則居耳。使仲子反而求之。亦應不得苦心。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齟而後可。

是不能充。非不充。

就不能充類之中。便有多少悖行逆德出來。非勿論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黃淳耀**文時至戰國先王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其上有剛毅戾深之君其下有阿諛順指之臣相與蠶滅古法而放意於兵爭之間孟子逆知其後之無所底也上述唐虞下推三代以待君臣相得之朝講求其法而措之天下臣惜乎潯溪諸公徒爲朱子後人而不能有所建樹也。

首節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趨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

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節

**陳際泰文**云云法字卽指仁政。此竟作刑法之法。謬甚矣。且此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欹側之勢。呆講亦失語意。

詩云不愆不忘節

此節只是懲患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愆忘說。

聖人既竭日力焉節

評家謂三段實有賓主。吾則以爲不然。二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月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人謂語意重。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復上。卽侵下也。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已在言下。

詩云天之方蹶二節

此二節。總是泄泄之臣。無往而可。無時而可。無人而可。上截是士大夫之箴規。其詞不堪之甚。下截是里閭之笑罵。其詞更不堪之甚。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世。無不可爲之君。孔孟

栖栖皇皇似與後世術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卽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諧媚之言。諧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善進說。止是諧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挫折。正合孟子之意。溫公聞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太以爲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尊主卑臣之說**。亦後世以勢位言之。而非其誼也。**自**秦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首節

**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而其自待也。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古今病根**。坐此。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爲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躡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畏規矩。教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道。從道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程子張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揚以任文**云云。陳遜譏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臣有碍。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碍。豈必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刪却四倫耶。最是不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士生後世。而懷事君之心。則凡古之名臣賢佐。其可法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如是講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人臣之事君也。莫患於有差等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之所由。此義極是。孟子非仁義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烏可法也。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曹丕等非其人耳。必堯而後事。則桀紂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法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未說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直  
 為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為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為臣道  
 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  
 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主祭而百神  
 享。主事而百姓安。察齊辟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  
 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  
 其事而即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為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  
 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  
 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  
 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而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像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孔子曰道二節

**東察義文**爲君者必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爲暴君。爲臣者必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爲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有以開乎不肖。是固便於天下之爲私者也。**註**必求如堯舜。乃能爲湯武。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爲私者耳。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逼拶到至處。不冒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

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行有不得者節

艾千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卽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卽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而唐皇。便欲鋪揚盛大以爲冠冕。此乞兒望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卽在反求內。天下歸卽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福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命福卽在反求處。

須見福命之原。反求自得。不是歆動語。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恒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簡題目耳。



孟子語義卷二十一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豈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陳際泰文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塞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後人主之德教順流而下。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善。今欲中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撥。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譬置。却不可也。

自巨室之國。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方到得溢乎四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天之道主於扶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有易也已。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大。夫天豈亦畏強大者哉？其能爲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義。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膈眼孔。皆爲之一開。天下有道兩役字。與下役字不同。

今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羅萬藻文**云云。大意歸重德賢是矣。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當時文人胸中。只有一副功利作用。見識於仁字毫無把柄。故其病每爾耳。然其誤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陳際泰**曰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善失天下者有所以于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爲商解也。**評**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子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知其熟於後世之史而闇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誣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可入驩虞作用。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義以維之**。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義**將義合仁字。是作者發明。非題之本義。且仁與義同生並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義**之於君臣也。云云。**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却指心性日用之全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爲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點邇易語氣矣。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

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寔兩在字。以示人知所求。正要說得極邇極易。一侈張天下平。便覩面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

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通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際泰**文。玄寂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戚。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倫之樂。此爲平天下者之害一。**明切**足破老莊之害。**刑名**之學。其法使人生之隘陋。用之酷烈。將盡喪其樂生之心。此其爲平天下之害二。**漢唐**以後經濟。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黜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以平天下也。**陳臥子**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卽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爲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冒儒以闢釋。則其爲闢也。適助之焰而已。如大士臥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徐**前敘後斷。此定體也。**說**原不是前敘後斷體。孟子述爲已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斷之也。誠之改爲思誠。固非異義。亦非敘非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卦象也。

### 首節

此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卽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櫟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於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方得微義。

人但知思誠卽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

誠却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卽接至誠二字。是卽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陳子龍文誠之用大矣。道著用便不是。能以誠動物。則天下之人皆可爲我用。爲甚要天下人爲我用。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爲我用。更不是。萬物莫不以情相感。而世之處平時者。以爲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甚非也。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壞一邊耳。世有屈平之流。蘇公伯奇之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則君子之

所自勉者槩可知已。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此但作真心兩字看。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繞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養賢闢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潤略之主不尚恭謹廣大之君不急纖朴必不得已而出於恭儉而猶飾詐以欺世云云此論悖矣孟子要真恭儉豈抹殺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爲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爲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卽與孟子所

見成觥忤。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以道二字方見的切，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首節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孰不爲事節

評家謂此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復衍無味。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哲節

若不見得狂士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寫得曾哲志出。而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

**黃厚耀**又有酒肉之時則誠有。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曾元而已矣。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爲剩語矣。養志養口體下面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曾說壞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并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節

可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爲孝。俗宦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爲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爲辭。反責望於遺貲。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爲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君心之非。有正己本領在。

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

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達於事情不能爲是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覘。可知聖賢煞曾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  
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已爲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近日奔  
競之徒。不足言。卽自號名宿。闐然有聲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  
豈特凡人。直顛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陳子龍文既曰師矣則必羞言學。凡爲學究先生及諸藝術之

師皆犯此病。故其道不高。浪得浮譽爲名士者亦然。文好爲人

師者。果操何術哉。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僞以欺世。云云。

語倒。始於作僞。故立異示奇耳。文今日人師必有一定之軌

矣。行止必相隨。步趨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

如有師之號也。卽稍有自見。必無大功。古聖人教人亦必有

一定之軌。此惑於良知家言。譏侮儒先。卽前所云立異倡教。立

虛誕妄者。大樽亦不自知耳。文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

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己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卽

行已無玷。亦非俊士。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

一輩顛狂耳。此東坡侮程子。而朱子亦謂必被他無禮者。行已

無玷。尚非俊士。將以無賴不檢者當之乎。文羣相倡和以惑當

時反以天下通明俊偉之流爲未聞道而輕之。都是良知家罵程朱之說。又高自位置以疑學者。反以古人風雅史傳之作爲不務本而黜之。此東坡水心等誦程朱之說。袁黃李贄之所宗也。又原其始不過借以爲名高耳。而人主者多厭而遠之。惟其遠之而無聊也。故益自迂僻。立徒黨以自慰。將以孔文仲韓侂胄爲正論耶。此章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或借題抒寫師弊。自作一則快談。亦文人出奇處。亦當依傍正學。未嘗不可成名論。不當佐邪說而訶詆儒先也。卽言人師之患亦虛玄畸異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飭儀容。而

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况其所求並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笞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臥子猶祖述其旨。公然見之制義。亦可怪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見孟子節

從子敖後去見孟子。必有多少不安處。正要從見時體勘出來。方

覺孟子一喝令人自發猛省。

須見責之正是厚處。

子亦來見我乎。突如一語摸頭不著。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是摸頭不著語。是自信不差語。

一樣昔者兩字。樂正子數來極近。孟子數來極久。

孟子謂樂正子章

人謂徒哺啜也。四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矣。

**錢禮文**正子不必有哺啜之意。則徒哺啜而已矣。**語**徒字妙義。要之徒便不可。况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爲子弟營進不止于徒者耶。**文**學古之道而以哺啜是以古之道哺啜也。遠之則爲先聖淵源之玷。而近之則爲師門禮義之羞。**語**誦事侯門講學之

徒其間頗有未嘗傳習於先輩君子而假借名號且以媚大官者。對此能無愧耶。然則士大夫學古之志可不堅乎。也須學得正。徒古不濟事。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卽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以名字翻實字者誤。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別。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真。其害道不淺。

五件道理極廣濶。然其實在此。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真大顛預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知此乃見朱子總註之精。喫緊爲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扭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



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扭費盡分疏。終成兩件。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講知之實二段。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爲害道之具矣。奚可哉。

**陳際泰**文。人亦有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此氣勢之說。不足以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蓋自不解經義。乃敢妄言樂記之言。正明本也。不知者不服耳。**文**家庭有父子。非有人教其爲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文**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文**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爲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文**此

便是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溯禮制之所從生而被從前天地高下萬物散殊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縷。禮之實之說。豈若是其迂濶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禮何嫌煩縷迂濶。但須明其實耳。且孝弟豈爭權者。人議其未解節文字。大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借觀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總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文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得以大士欺壓鄉學究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卽不懂孟子之言矣。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

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